目錄

三國志卷十四 ᠭᠤᠷᠪᠠᠨ ᠳᠥᠯᠥᠭᠡᠨ ᠪᠠᠭᠠᠴᠢᠭᠤᠯ ᠨᠢᠭᠡᠨ ᠳᠥᠴᠢᠶᠡᠨ ᠳᠡᠪᠲᠡᠪᠤᠷᠢ ᠤᠨ ᠳᠡᠪᠲᠡᠪᠤᠷᠢ

劉曄 ᠯᠢᠦ ᠶᠡ

程昱 ᠴᠧᠩ ᠶᠦ

董昭 ᠳᠤᠩ ᠵᠠᠤ

蔣濟 ᠵᠢᠶᠠᠩ ᠵᠢ

滿寵 ᠮᠠᠨ ᠴᠣᠩ

趙儼 ᠵᠠᠤ ᠶᠠᠨ

劉馥 ᠯᠢᠦ ᠹᠦ

王昶 ᠸᠠᠩ ᠴᠠᠩ

王基 ᠸᠠᠩ ᠵᠢ

王淩 ᠸᠠᠩ ᠯᠢᠩ

毌丘儉 ᠤᠭᠤᠨ ᠴᠢᠦ ᠵᠢᠶᠠᠨ

文欽 ᠸᠧᠨ ᠴᠢᠨ

諸葛誕 ᠵᠤ ᠭᠡ ᠳᠠᠨ

鄧艾 ᠳᠥᠩ ᠠᠶᠢ

鍾會 ᠵᠣᠩ ᠬᠤᠢ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黃忠嚴顏雙立功

馬口張飛戰張郃

耿紀韋晃討曹操

曹操試神卜管輅

魏王宮左慈擲盃

此二人一父母所生

必累老小

令劉備交割荆州

何不將諸葛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對其弟說知

如其不還

其兄今仕于吳

張昭獻計曰

今劉備所倚仗者乃諸葛亮也

關雲長單刀赴會

望西川進發
虛監在府先使人
自然放心
昭曰明教知是計策
吾所素知安忍拘集老小乎
必然應允
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

先使人報知玄德
不數日早到成都
即修書打發諸葛瑾
權召諸葛謹老小

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

何故發哀

瑾放聲大哭

亮曰兄長有事但說

逕入賓館參拜了

如此如此分付已定

來取荊州之計也

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

玄德曰何以答之

孔明曰

令兄此來爲何

孔明曰

昔在荊州尚不懼汝分毫
我有何面目乎如要厮殺盡起兵來
奈將我夫人潛地取去
原來是吳侯要取荊州本是要還
即引見玄德呈上吳侯書
玄德看了
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
瑾大喜
因亮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兄休憂慮

望主公憐兄弟之情

兄死亮豈能獨生

皆遭誅矣

玄德再三

如若不還

吳侯執下亮兄長

孔明哭拜於地曰

汝君尚復取荊州乎

吾欲下汝江南

何況吾今日有西川帶甲數十萬衆糧可支二十年不絕

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徑到荆州

吾尚懼之

事宜仔細瑾求書畢

到彼善言求之

吾弟性如烈火

與雲長令交割三郡

玄德曰子瑜

主公既是如此可寫書與他

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

雲長

深恨徐徐曰如此看軍師面分荆州一半還吳

這幾郡大漢疆域豈得妄以寸土與人
復令東吳取之此何理也
兄既以
吾與兄桃園結義誓同生死
共興漢室
雲長變色而怒曰
望將軍先交割三郡
玄德嘗曰
請入中堂賓主相敘

雲長曰　不看軍師面上

關平慌告曰　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

雲長執劍在手曰　休再言此劍上並無二目

瑾曰　將軍今何無面目

雲長曰此是吳侯請詐如何瞞得我過

不還必誅

瑾曰　今吳侯執下老小

交付荊州
漢中諸郡却調雲長守之
極難說之
玄德曰吾弟性急
下船再往
教你回不得東吳矣

瑾求玄德暫歸吳來見吳侯說
子瑜可暫同　那時
玄德曰吾弟性急吾商議去取東川
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
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
瑾滿面羞慚急急慌慌

既然劉備借有分三郡之言可差官員去長沙零陵
今劉備借吾土地混賴不還俄延歲月
非也弟尚哭告玄德說將三郡先還
吳侯即召諸將曰
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
吳侯看書大怒曰
雲長阻住不肯交還
子瑜此去

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此何理也
魯肅叱之曰
汝當初作保借吾荊州
孫權大怒　喚
告吳侯曰關雲長不肯相容俱各趕逐同吳遲者必
且看如何
却說三郡發去官吏盡被逐同
諸葛瑾取老小歸家
桂陽三郡赴任

孫權曰正合吾意

此計商議已定

今特告知主公

與決勝負奪取荊州

如不肯來隨卽進兵

伏下刀斧手殺之

倘若不從

以善言說之

使人請關某赴會

如肯來

肅曰今有一計

乃屯兵于陸口

設會於　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
便速行之魯肅遂辭吳侯
荊州何日可得
若如此
進言者乃關澤也孫權怒曰
非等閑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
可即行之　雲長乃熊虎之將
不可　堦下一人進曰

今暫屯陸口欲邀車騎臨江亭一會

奉別久矣瞻仰無由

辱友魯肅頓首致書於漢壽亭侯麾下

雲長折書視之

書曰

遂引使人入荊州來見雲長

渡江江口關平問了

人爲使

登舟

父親何故許之
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
關平曰魯肅相邀必有惡意
來日赴宴汝先報知　使者拜辭先回
雲長看畢與來人曰
既子敬請
專望來臨幸勿見阻感感
雖然各事其主即無異外之心
以訴渴仰之懷

親蹈虎狼之穴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

平又諫曰　父親不可以萬金之軀

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

道吾怯耳吾來日獨駕小舟用親隨十餘人

索我荆州　吾若不往

回報孫權說吾當住不還荆州故責魯肅

肅屯兵陸口相邀赴會

趙國藺相如無縛鷄之力
不容不生狠心
雲長曰昔春秋時
將軍不可輕往恐悔之不及
魯肅雖有長者之風於中事急
亦諫曰
豈憂江東羣鼠乎
馬良聞之
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横如入無人之境
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

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 平領命去了 却說
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
雲長曰 關平選快船十隻
良曰縱將軍去亦可准備
既以許諾不去失信
有如無物
於滛池
地名
滛池
會上覷秦國大臣
何況吾曾學萬人之敵

埋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
准備厮殺如無軍來於庭後
伏於岸側放砲爲號
若有人馬到來某與甘寧各領一軍
此來若何
蒙曰必然帶將馬軍來也
肅與呂蒙商議
使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

各跨腰刀一口
甘肅驚疑
七八箇關西大漢
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
白字來
船漸近岸見雲長
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
顯出一箇大關
遥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
計會已定
次日肅令人于岸口

至今道無言語之意其理莫不失信乎
吳侯之前以通往來借其荊州
幸聽察焉
昔日令兄使肅於
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
酒至半酣
亭內敘禮畢舉盃相勸
侍從遠立
惟周倉在側肅接入

仁義禮智皆全

君侯幼讀儒書五常之道

君又不從命此君侯失信于天下

今已得益州又無奉還之意但割三郡

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

蕭曰國家區區江東本以土地相借者爲君侯等

雲長曰　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

望不及此

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底

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

吾主上矜愍豫州之身

不然君侯始與豫州同敗於長坂

而足下欲來收地耶　肅曰

戮力破敵豈得徒勞

而無一塊土相資

雲長曰吾兄在鳥林

親冒矢石

肅曰
某聞昔日桃園結義
雲長曰　此皆吾兄之事　非某所宜預也
必爲禍階
願君侯明處之
肅聞貪而背義
併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
德隣好今已籍于西川矣又欲剪
而豫州私獨餘情

此乃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以目視之
倉會其意先來岸口把紅旗一招
奪周倉所捧大刀立于亭中曰
豈但是汝東吳有耶
雲長欲斬變召
天上地下惟有德者居之
何得推托乎雲長不知答
誓同生死
周倉厲聲而言曰
玄德卽君侯也

魯肅魂不附體
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　同到舟中
非問是非　醉後不堪回答
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
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揪住魯肅手
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去

雲長自回　呂蒙與甘寧共議

與魯肅作別　魯肅如癡

到船邊　同荊州去　却纔放手上船

被傷　遂不敢出　雲長握魯肅

至江邊　呂蒙　甘寧　見之欲出　恐魯肅

親握魯肅

雲長手提大刀　曹操杖殺伏皇后

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

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

權曰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

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

肅卽時使人申報孫權

權聞之

與雲長一戰有何不可

起兵

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

蒙曰

申報吳侯

上下失序
往者天下大亂
威德以相濟
用武則先德
用文則先威
文與武也
上書以諫操書曰
幹伏聞治天下大具有二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
參軍傅幹

外之心固
分土定封
論功行賞若此則內
息軍養士
有功者勸
難以威勝
易以德懷
愚以爲且按甲寢兵
吳有長江之險
蜀有崇山之阻
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
明公用武攘之
十平其九

奇變
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
今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
則普天下無思不服矣
威震於四海
以道其性而長其節義
而天下知制矣
若修文以濟之
然後漸行學校
公神武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興設學校
願鈞察焉

以道制勝則國家之幸也

舞于戚之意全威養德

惟明公思虞舜

無所用其權

則天威有屈而敵心未

當年十月卧病不起十數日內身亡
此人又欲效苟或耶
於理不可
曹操聞之大怒曰
位已極矣
今又進陞王位
荀攸知之
榮加九錫進爵諸侯攸受金璽
中書令荀攸曰不可
丞相官至魏公
議欲尊曹操爲魏王

操怒曰陛下出此言文武聽之
當如之何
帝曰盡在魏公裁處
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
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
帝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
亡年五十八歲
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大怒
不久必篡位也
帝與伏后大哭
近聞魏公欲自立爲王
奏帝曰
是以諫議郎趙儼見曹操出乃入
操目視天子作威而出
君若相輔則厚不爾垂恩相捨
只道吾欺君也
帝曰

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爲人不如早亡
恐又泄漏朕與汝皆休矣
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其禍
也子童親修書一封與父早圖之
后曰子童之父伏完常有殺操之
心
帝聞之大驚與伏后商議
腰斬于市
使武士直入禁宮擒出趙儼

左右之人皆操心腹

早晚欲謀天下

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

即時召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

帝問何人后曰非穆順不可

有除操之心可告此人令寄此書

于宦官求之近得一人抱忠義之節

乃與穆順曰
將書呈完
穆順藏于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
完見女親筆
敢不以死補報
順泣曰臣感陛下知遇大恩
臣卽請行
將此書與后父伏完令密圖之
帝與了書
朕夫妻將欲垂命無可訴及欲卿

保民救主

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

皇丈可作數字同與帝后

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

穆順曰

操必自往

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得此二處起兵于外

吾料朝廷衆人無敢近曹賊

伏完

忽然又吹落官帽
操喝左右遍搜無物臨欲放行
操曰醫人何在
順曰急未尋見
順荅曰皇后心腹病命求醫去
那裏去來
操問
侯
穆順同正走到面前
內深藏順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于宮門內等
取紙寫書付順於頭髻

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

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

劉爲外應事

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意欲結連孫

操大怒

親自搜出

操曰頭上必有消息

雙手倒戴其帽

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戴之順不勝驚恠

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

見郤慮引甲兵三百直入

是日帝在外殿

郤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

盡皆赴獄中

族

平明使御林將軍

伏后親筆之書

遂將伏氏三

園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於房搜出

宮人皆推云藏匿房中
歆教甲兵
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
少刻尚書令華歆又引五百甲兵
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門內夾壁中藏之
取玉璽而出伏后
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
帝知事泄心膽皆碎

推擁而出至外殿前
歎叱之曰 汝自見魏公分訴去后披髮跣足 二甲士
后曰望免我一命
歎自下手揪頭髻拖出
即時掣刀割開伏后大叫
尋覓不見料在壁中
打不開戶

帝曰郤公天下寧有是事乎

見郤公慮在傍

甲士前推後擁而出

帝望見搥胷大慟

不能復相活耶

帝曰我命亦不可知在何時也

后大哭曰

魏公有命可速行

歔叱曰

抱后而哭

帝望見后乃下殿

皆酰殺之　當晚將伏完穆順

汝必殺我喝左右

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

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

操罵曰吾以誠心治天下

華歆拏伏后見曹操

哭倒在地郤慮令左右人扶帝入宮

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
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
臣無異心
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
操入曰陛下無憂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
朝野之人皆恐懼
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
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

曰

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

連夜便入府中見操

操卽時發使星夜喚回

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同商議此事

曹仁大怒

許褚仗劍立

收吳滅蜀之事

冊立曹操女

爲正宮皇后

曹操會大臣商議

吳蜀急未可攻
不數日
曹仁嘆曰
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
忠烈之士也
吾之虎將所見甚明弟勿怪之
不敢放入曹操聞之
乃外藩之臣
許褚雖疎見充內侍
主公醉臥堂上
汝何敢無禮耶
許褚曰將軍雖親

後隊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比及起程
張郃
中間操與諸將
曹操將西征軍士分爲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
曹操漢中破張魯
遂起兵西征
曹操曰正合吾意
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

以助其弟卽日起程　軍到陽平關下寨已
魯遣大將楊昂楊任掌管軍馬
兄在漢寧盡撥糧草應付
下十餘箇寨柵迎敵曹兵
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左右依山傍林
張衛商議退兵之策
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
衛曰

急上得馬
兩路兵殺来劫寨
忽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
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
聞知陽平關已有准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
夏侯淵張郃前軍已到
定

曹兵大敗退見曹操
四下裏大兵擁入
夏侯淵張郃

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必不起兵來
再引兵同寨見高山茂林無數曹操與許褚徐晃
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逕操恐有伏兵
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
欲斬二人以明軍法
衆官告免
年
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可防胡寨如何不做准備
操大怒曰
汝二人行軍許多

急切難下

遥指與二將曰

共三匹馬來看張衛寨柵

主公不可自憚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

箭如雨發

曹大驚

忽背後一聲喊起

如此堅固

操揚鞭

許褚曰事已至此

聽得喊聲故引數千騎　入來殺退楊昂楊任
從萬軍中殺出去　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
其餘不敢向前來　前面又一軍到看時
背後徐晃保着曹操三疋馬
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
二將雙至許褚　縱馬殺入　二將
曰吾當賊兵　徐公明善保主公

吾退軍馬爲名
吾料賊兵每日隄備
未見强弱
軍
五十餘日各不相攻
操重賞四將
楊任救得曹操回寨
賊必懈怠
急難取勝
操曰
主公何故自退爲
賈詡曰賊
曹操傳令退
兩邊相拒

可乘勢擊之　楊任曰操詭計極多

退　請楊任商議　今操退

曹操大軍盡拔寨起　楊昂聽得曹兵

取小路抄陽平關後

操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

必勝賊矣　賈詡曰　丞相神機不可測也

却分輕騎抄襲其後

恐有伏兵
急催軍馬行動
是日大霧迷漫對面皆不相見
楊昂盡趕五寨軍馬前進
又聞人語
見重霧垂空
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
至半路扎住
楊昂曰汝不往吾當自去
楊任若諫不從
未知眞實
不可追趕

背後張郃兵到
五寨一齊火着與夏侯淵戰不數合
楊任比及霧散來探消息
來
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
淵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
楊任殺條
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
誤走到楊昂寨前
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

諸營已失半夜棄關
原來衛知二將敗走
來見張衛
正撞着張郃兩箇交手被張郃殺死
四邊無路
楊昂欲突陣而出
兩下夾攻
大隊軍馬趕來
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箇占了寨子
望漢寧包州而逃
路
背後曹操
楊昂待要回

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
必斬曹操
如不勝該斬
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
不肯聽信
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
張魯大怒欲斬楊任
張衛楊任來見張魯衛曰二將失了隘口
奔南鄭包州去訖
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

被淵一刀斬于馬下　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

與淵交鋒戰不到三合

任遣守將昌奇出馬

迎着楊任兩軍擺開

即時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

操令夏侯淵前去哨路

却說夏侯淵勸曹操進兵

離南鄭下寨

國曰南安狂道人也姓龐

可敵曹操手下諸將

閻圃曰某保一人曾問是誰

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

軍士大敗而回曹操已知　斬了楊任

任追趕來被淵撥回馬斬於馬下

不分勝負

淵　佯走

深知龐德之能
囑付諸將曰
龐德出馬捉賊曹操在渭橋時
龐德出離城十餘里
與曹操兵相對
張魯卽時賞勞了便點一萬軍馬令
何不令此人去
見今蒙主公恩養
龐德臥病不曾行
後馬超收西川
名德
字令明
隨馬超投降主公

並無懼怯 各將皆於操前

出戰五十餘合方退 龐德力戰數四將

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

諸將恐令 臨後許褚

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

汝等皆與緩鬬使其力乏擒之

未稱其心 吾欲得

龐德乃西涼勇將 原屬馬超

今雖依張魯

龐德 夜却去渭寨

將龐德引數十

來日交鋒詐敗佯輸

操曰何由得入南鄭

賈詡曰

以金帛送之必使龐德疏

暗以書射入矣

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

如何得此人投降

賈詡曰

曹操心中深喜

與衆商議

誇龐德好武藝

遠去埋伏　却教徐晃挑戰

次日先撥夏淵張郃兩枝軍

肉

却穿漢中軍士號衣於半路上等候

能幹此事即時重賞付與金掩心甲一付披在貼

操聽其計喚一軍士

扮作步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

必退入城去

却選一能言者

馬 徨殺出來望城而走
右夏侯淵三路來劫寨
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
當夜二更左側
張魯大喜
見於內糧車極多申報張魯
龐德上
不敢合敗走
龐德招軍掩殺
背後三路

報答丞相

楊松夜入見張魯
松曰放心某自有良策
問丞相今欲如何　細作曰若踈遠麗徳事即諧矣
故使某送金甲爲信更有密書
楊松府下謁見說稱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徳
松見了大喜
入城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運投
共追襲到城下麗徳喚開門

令明使不出陣

雁德趕來曹操自乘馬於山坡上

引兵衝出

雁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

你來日戰不勝必斬

雁德

欲斬之　閻圃苦諫張飛

喫雁德

說雁德受了曹操金珠賣此一陣

張飛大怒

馬

共同大寨
城上
曹操親扶上
馬
厖德尋思張魯不仁
拜降
叱退軍士
親釋其縛令厖德投降
活捉了厖德押上坡來
曹操下馬
跌將下來
四壁鈎索一齊上前
一聲喊起
天崩地塌連人和馬
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飛馬上坡

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矣

不如開門投降

張魯猶豫不

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庫城廓

三面竪立雲梯飛砲攻打

次日曹操見其勢已極

人報張魯龐德與曹操並馬而行

張魯欲降
曹操甚是憐之遂差
說之
張衛不肯楊松密書
報說張魯封閉庫藏之意
遂入南鄭
曹操教休趕
引全家老小開南門而出
遂盡封鎖
是夜二更
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
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
今

魯不聽親自出陣未及交鋒

必然勝矣　　閻圃諫休出

其守城主公當決一死戰

必遭大禍

楊松曰　今若不出

魯欲堅守

被許褚斬之敗軍回報張魯

張魯中

引兵出迎與操兵相敵

使人報曹操便教進兵

曹操親自引兵往巴

於是漢中皆平

爲鎮南將軍

閻圃等封爲

操大喜念張魯封倉

魯乃下馬投拜

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

列侯者五人

操封魯

張魯到城下

楊松閉門不開

張魯急走背後曹兵追來

張魯無出路回馬之時曹操自叫早下馬受降

聖人云
不可違時亦不可失時也
益州震動
可速進兵臨之勢必瓦解矣
心
今主公已得漢中
劉備以詐力虜劉
章
曹操已得漢中
主薄司馬懿進
曰
蜀人未會歸
附命斬之于市示衆
賣主求榮
罪莫大焉
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

武有關張趙雲黃忠馬超魏延等
如少緩之
文有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
其勢自傾
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
今破漢中
蜀中震恐
得蜀曰淺蜀人未輔
既得隴復望蜀耶
劉曄曰劉備有度而遲
人苦不知足
曹操嘆曰

恐　但有風吹草動　不安　往往報知玄德玄
料必來取西川　一日之間數遍驚
遂按兵不動　卻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
曹操曰　士卒遠涉勞苦　且宜存恤
今若不取必有後患
據守關隘　魏兵不可犯矣
三軍而爲將　蜀民既定
號曰五虎

陳說利害

令吳起兵

分三

郡還吳

獨拒孫權也

玄德問其計如何

孔明曰

今遣舌辨之士

曹操軍屯合淝

張遼大戰逍遥津

曹操自退

德請孔明商議

孔明曰亮有一計

然後入吳到秣陵
可撥江夏長沙桂陽 與孫權
喜遂作書具禮
一人出曰
某願往乃伊籍也
向矣
玄德問誰可爲使
操必勒兵南

襲取東川

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　今合淝

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

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　今使傅書送還

沙江夏桂陽三郡

籍見孫權升堂拜畢

權問曰汝到此何爲　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

先通了姓名乃召伊籍入

取西川
故行此謀
雖然如此
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
吾主公若取了東川
曹操必擊兵
權問于衆
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操
權曰
汝且歸館舍
容吾商議伊籍退回
曹操必南征
此時恐措手不及
即還荆州全土也
君侯疑而不行

呂蒙甘寧先到
蒙獻策曰
又去餘杭取粮統回
且說三軍皆起
屯兵于陸口
取呂蒙甘寧回
孫權令魯肅收納長沙江夏桂陽三郡
攻操籍辭遂行
顧雍所見皆同報雨下起兵
可因曹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
見今曹操

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

那時程普韓當黃蓋在各處鎮守

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

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

然後兵出合淝蔣欽潘璋爲合後

納穀於合淝以吾意

權曰　此計甚合吾意

令盧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

可先取皖城

徐盛曰　可竪雲梯造虹橋下瞰城中而攻之

董襲曰可差軍築起土堆而攻之

問衆將曰　如何取得皖城

權自到城下看時　幾中箭如蝟

城上亂箭射下直射孫權麾蓋

自守城池堅壁不出

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

巡到皖城

城上矢石齊下 戰士多傷
權從之五更飯畢 三軍大進
平明進兵 午未可下
可乘此時以三軍銳氣
權問其謀 蒙曰
不可圖也 今南軍初到
只來日其須要得城
此法皆費日月而成 合淝救軍一至

皖城已失
遼卽回兵歸合淝
張遼引軍至半路哨軍回報
降者數萬人得了皖城
士卒皆
方纔辰時
一練打倒朱光
呂蒙親自擂鼓
朱光令弓弩以射之
甘寧撥開箭林
甘寧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

劍　立于筵上曰　筵前無樂

酒至半酣　心中大怒

錦袍坐於筵上　呂蒙稱其功勞

管待諸將時　甘寧自負見甘寧誇耀

權慰勞了呂蒙得賞作宴　孫權入城賞軍已罷人報凌統也到

便舞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

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

一手提刀立于其中曰

呂蒙甚恢

一手挽牌

雙臂挾定縱步而出曰看吾筵前使戟

於左右手內搶兩枝

看吾舞劍　甘寧便會其意推開菓卓起舞

了皖城　同到合淝心中愁悶
近取合淝三軍盡發
孫權、勸之方息
今日又何如此
至次日起兵
凌統哭拜于地
權曰　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讐
解
二人方纔放下軍器
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自與甘寧凌統二人和

樂進曰將軍雅意若何

張遼將教帖與李典樂進觀之

李樂曰

出戰

開匣上云若孫權至

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衆來犯合淝

忽曹操差薛悌梯送木匣一箇

傍書云賊來乃發

以廢王事 吾今自出戰

不如堅守 汝等皆是私意

樂進曰 賊衆我寡難以迎敵

張遼曰 汝等豈不聞乘其初來心未定擊之可破衆心然後可守也

李典素與張遼不睦默然不答

主公遠征在外 今可以發兵折其銳氣

賊必謂我怯 我必矣

吾與樂文謙之守
樂進
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
擊之
李典
肯相輔助來日可引一軍於逍遥津北埋伏
張遼大笑曰
既與曼成公
之字
李典
而忘公事乎
願從將軍指使
起日此國家大事
豈敢以私憾
決一死戰便教左右人備馬
李典

樂進詐敗而走　甘寧召呂蒙
正與樂進相迎
甘寧出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
却說呂蒙甘寧前隊兵進
爲次
諸將陸續進發
呂蒙甘寧當先便進
凌統隨吾
遂傳令曰　兵貴神速不宜久遲
曰去點兵埋伏
却說孫權兵至合淝相近

止有凌統三百餘騎
引軍趕去
凌統
張遼兵已到
邢塘孫權
聽得前軍得勝
邦記孫權
催兵行至逍遥津北
忽聞連珠砲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
右邊

主公可約馬退後些再放馬向前跳
大驚
親近牙將谷利大呼曰
並無一片板
橋南已折了丈餘
孫權縱馬上橋
箭發如雨
統翻身死戰
張遼當先二千餘騎
大呼曰
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

身　殺到橋邊橋已折斷了
凌統所領兵三百餘人盡被殺死
厥殺　是日吳兵折了大半
　　獨統得脫
　　凌統
廿寧隨後截住李典厥殺
凌統谷利再殺入重圍與張遼大戰
跳　徐盛　董襲駕舟相迎
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孫權縱馬加鞭那馬一

天地護佑
幾喪性命
願人主以此
當以持重
今日之事羣下雲驚　若無
至尊乃萬民之主也
衆將曰
吳軍死者不計其數
孫權心驚不定
衆將保護孫權權還營
急令董襲棹舟接之乃得渡河
呂蒙甘寧皆逃過河
身中數鎗遶河而逃
孫權
望見

雖贏了孫權一陣

今在濡須

道遥津

差人江南再起人馬

張遼與衆將議曰

商議水陸並進

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

心當敬承之

孤今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爲終身之戒

孫權亦垂淚曰

就下江前
不可擊也不如徹兵去敵吳兵救合淝之急
川否
劉曜曰
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
操同衆官議曰
此時可收西
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與魏王
此間軍少報知丞相早添兵來救護
計議水陸並進相
報讐

早有人來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
甘寧百騎刼曹營
連夜拔寨起兵號四十萬殺奔濡須塢來
留張郃守蒙頭巖當渠山隘口
操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

吾願往

權聚衆曰

破敵以挫操兵銳氣

必須得一人先挫其銳氣

凌統曰

曹操兵來誰敢當先

往來於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

徐盛

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停泊

令陳武

孫權與謀士計議

先撥董襲

五十合不分勝負

孫權

普兵早到

先鋒張遼與統交鋒

爲第二 凌統領三千人馬出離濡須塢塵灰起處

出濡須口去哨普兵

甘寧

權曰先教凌統帶三千軍馬

凌統大怒兩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

三千人足矣

寧曰只帶百騎破敵

回到營中敎一百人皆列坐
肉五十斤賞賜軍士
甘寧領命
帳下一百精銳馬軍
又賞酒五十瓶
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
孫權調撥
只帶一百人馬去刼曹營
甘寧見凌統同船即時告曰寧今夜
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同營

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
汝等乃小人焉敢惜乎
我爲上將不惜其命尚且要去
願效死力
甘寧見有難色
乃拔劍在手大怒言曰
一百人
各人面目相覷不曉其意
奉命劫寨請
諸公滿飲各宜努力
先將銀碗寧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
今夜

以車仗伏路

穿連鎖相似

逕奔中軍來殺曹操

拔開鹿角馬上敲鑼擊鼓殺入寨中來

都披甲上馬到於曹操寨邊

一百根插于盔上爲號

已盡約有二更時候取白鷺翎

跟將軍去

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

曹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

今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回寨

甘寧從南門殺出

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

各寨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

敲鑼擊鼓在於中軍衝突 營中人馬驚慌自家相殺

不能得進 只將

正欲觀卿膽耳　　即賜絹千匹利刀百口

非孤相捨

將軍此去足以驚駭老賊也

孫權扶起權携寧手曰

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

口稱萬歲萬萬歲歡聲大震

令百人皆擊鼓吹笛

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

甘寧　　凌統

立于門旗之下

白引

張遼引兵搦戰

告曰統願往領兵五千離濡須

曹操有張遼孤有甘寧　足以相敵也　次日

權封甘寧爲平虜將軍權語諸將曰

甘寧拜受訖分賞百人

正中凌統馬胷膛
射凌統坐下馬　曹休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
曹操聽得親自策馬到門旗下看操令曹休放冷箭
與凌統交戰到五十合未分勝敗
搦戰
張遼使樂進出馬持鎗
右有樂進凌統出馬提刀出陣
對陣圓處張遼出馬
左有李典

寧曰　主公令我警將恩報

不想兄長如此施恩

凌統頓首拜寧曰

放箭救你者甘寧也

同寨中拜謝吳侯

權曰

退回營自去醫治樂進

凌統

張遼、

門翻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

樂進持鎗來刺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中樂進面

龐德　五路　五萬人馬

操自領中一路　左一路張遼　李典

衝陣

分兵五路來襲濡須

自到帳中調治傅令催趲人馬

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

誓以生死

今稍報公萬分之一也

凌統自此與甘寧

遂捧馬下小船飛奔江邊

何懼羣賊哉

徐盛大怒曰

食君之祿命懸君手

見五路軍馬來到

諸軍各有懼色

董襲徐盛

在五樓船上

解鞍飲馬時孫權手下

前來與孫權戰平踏到江邊

董襲仗劍大喝曰

叫曰船將沉溺快請將軍速下船来

將覆

爭下脚艦逃命

忽然江上猛風大作　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

令衆軍擂鼓吶喊以助其威

殺入李典軍中去了

董襲在船上馬引數百人

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
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厮殺引一軍來
往來衝突如飛沙走石互相殺傷
董襲死於江口水中
徐盛在李典中
卽殺下船軍士十餘人風急船覆
再言者斬
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去之

孫權

操曰何人敢去衝開孫權手足而擒之

權手下兩員將捨身死戰

曹操上高阜處看週圍困住孫權

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

孫權

引兵來救

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厮殺

自引本部軍前來助戰

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

主公受圖　周泰挺鎗殺入
並無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　主公何在軍人說　兵馬厚處
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　問本部軍
殺入軍中把孫權衝作兩段　却說
乃許褚也　褚縱馬持刀
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

某在後可以出圍
不能得出重圍
泰曰主公在前
周泰横身
權曰弓弩齊發
又不見孫權出
第三次又尋見孫權
殺出泰到江邊回頭
孫權跟周泰
尋見孫權泰曰主公何不隨泰出陣戰

如何得脫

得脫虎口

周泰曰吾再救去

徐盛在彼心

吾齎周泰三番皆救

權曰

救得孫權下船

呂蒙引一枝水軍布在江邊前來

救得孫權來到江邊

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

被樹抓住袍袖不能迎敵因此被龐德手起一刀斬之曹操
樹木叢密
陳武再欲回身交戰
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山峪口
都救二將等下船
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
亂箭射住岸上兵
各帶重傷
呂蒙教軍
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陣去軍中救出徐盛二將

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
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
孫策女婿姓陸名遜字伯言
爲首大將乃是吳郡吳人也
一宗船到
正慌迫間忽
對射呂蒙箭盡
見孫權走脫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

營中作一宴謝之孫權把盞至周泰面前撫其背
各守營寨
孫權得周泰救濟之功
背原葬之
哀痛至切
却說兩軍罷戰
令人水中尋見屍首
董襲沉江而死
折了衆軍
尋見陳武屍首
孫權又知
曹兵傷者不計其數曹兵大敗而回

退也言罷

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觀之

皮肉肌膚

休戚快然納之

勿以寒門而自

委卿以兵馬之重乎

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

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

戰如熊虎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

淚流滿面曰

卿爲吾兄弟

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

與操相拒月餘

其餘衆臣皆賞

權在濡須

張昭

令出入帳蓋以顯耀之

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

周泰即言戰鬬之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

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

如同刀劒

周泰守濡須口

吾然後班師

操乃從之令孫權先徹人馬

操見江南急未可下

盡發兵

回還

步騭回覆權留蔣欽

許年納歲貢

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

若與久戰大損士卒

不若求和安民爲上

從軍有若樂
羣下皆賀
待中王粲上詩頌德
建安二十一年
魏王宮左慈擲盃
班師還許昌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
林陵
操自合淝還
都
共頌曰

陳賞越山岳酒肉踰川低
賊
忽若俯拾遺
再舉服羌夷
一舉滅獯虜
赫怒震天威
相國征關右
但聞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
西收遊地

曹操看之大喜遂誠進爵爲王

歌舞入鄴城

往返速如飛

所願復無違

空出有餘資

拓土三千里

人馬皆溢肥

徒行兼乘遠

軍中多饒沃

只是大罵曹操篡漢奸賊廷尉告白曹操
捉琰下獄問之
琰大怒
崔琰
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曹操操大怒
時平會當有變任自爲之
琰大怒曰
汝獨不見荀彧乎
尚書崔琰力言不可
衆官曰
時平

爵等不同
至于袁紹元
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
立曹操爲魏王
其詔曰
獻帝卽令鍾繇草詔冊
雖伊尹周公莫可及也宜進爵爲王
羣下奏知獻帝須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
杖殺崔琰在獄中
是年夏五月

所以保守天命
使異姓親戚並立土地據國而王
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
造我區夏垂鑒古今之制
聖祖受命翊翊翼翼
豈有殊焉光啟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
建立功德

以羞先帝之聖德

辛兒縱毒自西徂東

羣凶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遘泰

中興而時有難易

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

世祖

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

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

莫不蒙焉

是以往者初開魏國

君勤過禹稷

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崇廟

華夏遺民含氣之倫

賴皇天之靈

俾君秉義奮身

親擐甲冑深入阻險斃戎蹙賊殄其兇渠
暨至西征陽平之役
奮梟其元首屠其屈栖
君復命將龍驤虎
圖危社稷
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
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

今進君爲魏王使　御史大夫劉艾
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
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
爲已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
豈有如朕
英豪佐命
旦奭作輔
三后樹功
二祖成業
夫以聖哲之君事
文武之典

乃受王位

曹操上三次辭書帝不允

勿復固辭

克綏庶蹟以揚我祖之休命

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冊敬服厥命簡恤爾衆

以丞相領冀州牧

奉策璽

君其正王位

四国熊於是聘丁夫人而立卞氏爲正宮
長曰丕　次曰彰　三曰植
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没於皖城
魏王操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卞氏所生四子
乘金銀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儀鑾

九石皆鈔仰

惟曹植乃稱述功德言發成章

但凡操親出征

賈詡詡教如此如此

諸子送行

丕心怪之乃問中大夫

操欲立曹植爲後

嗣

植聰明舉筆成章

第三子曹植.

字子建